

韩松精选集(IV)

冷战与信使

韩松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& CO., LTD.

韩松精选集

IV

冷战与信使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冷战与信使 / 韩松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10
ISBN 978-7-5594-2868-4

I. ①冷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05669 号

书 名 冷战与信使

著 者 韩 松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1.25

字 数 233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868-4

定 价 6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总序：怀着感激地活着并写作

今年是我写作科幻小说三十六年。感谢汉唐阳光、未来事务管理局与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和工作人员，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友情，为我出版这个精选集。它包含长篇小说《红色海洋》及《火星照耀美国》，这两部是再版，因为之前的已经卖完了，有读者希望重印；中短篇小说集《苦难》和《冷战与信使》，前者是新作，大多还没有正式发表过，后者包含了我获中国科幻银河奖、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、世界华人科幻文艺奖、星空奖、引力奖等的作品；随笔杂文集《我一次次活着是为了什么》和诗选《假漂亮和苍蝇拍手》，这两部是新尝试，收录了一些“另类”之作。

这是我第一次出版“文集”，六个封面都是布兔画的，非常精彩，她也是我的作品《地铁》《高铁》、《火星照耀美国》首版的封面画师。布兔敏感、细腻而神秘，她好像长有另一双眼睛，能见到凡人见不到的世界，她笔下展现出来的艺术魅力，已远远超越科幻。我对她满怀钦佩和感激。

我初中写科幻到现在，一直没有中断。我见证了中国科幻在改革开放后的高潮、跌落与复兴，它是这个国家现代化的晴雨表，也是大

国崛起雄心的表达，乃至苦难风暴过后的彩虹映射。大概因为如此，科幻才在今天成了一种火热的社会和文化现象，被许多人讨论。不少人还正在把科幻小说改编拍成电影，以创造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局面，这里面，就包括我的《红色海洋》《火星照耀美国》和《冷战与信使》。又一次，中国科幻似乎进入了一个繁华喧腾的时期。我恭逢其时，内心弥布纠结的感激。

今年是世界科幻诞生两百周年。这我也赶上了。今年初，我赴瑞士，感谢施建国先生和聂晓阳先生的帮助，我得以来到日内瓦湖畔，谒访了一八一八年玛丽·雪莱女士写作《弗兰肯斯坦》时住过的旧居。湖光山色，宇宙在上，我所看到的万物已存在了一百三十七亿年，人类在这颗星球上也出现了五百万年，我凑巧出生在这段可以用科幻来表达对世界的感触的片刻时光中，参与人类对宇宙的终极思考，怎能不心存感激呢？这似乎专属于西方的科幻，在一百多年前进入中国，如今，中国科幻又反向输入西方。像这部精选集里的一些作品，也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表出版。我对译者们致以衷心的感谢，他们证明了科幻是一种世界语言。

也有人担心，科幻在中国的进程，会不会像历史上反复发生的那样，再一次被打断。对此我不能确定，正如难以回答人类未来的命运将会怎样一般。许许多多的科幻已经描述了人类结局的种种可能，有的悲观，有的乐观。不管今后会是怎样，我都要对我现在作为人的活着而拱手称谢，因为我或许本来可能成为一头猪、一只羊的，那样我哪怕对世界有所体悟，也无法用文字表达出来。

这些年里，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作科幻，怎么坚持下来的，如何跟本职工作协调的。我有时说是因为兴趣和爱好，有时说是由于

家人、朋友、同事和领导的鼓励支持，有时说是作为现代人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并关注科技对人性的改变，有时说是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过去而应该面向未来，有时说是因为要让自己拥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世界。最近我则是这样觉得的：每个人都有责任，把自己在这个片断宇宙中的经历，尽可能记录下来，留给另一个宇宙中的我看。因此，我要代表那个未知的我，对此刻的我，道一声谢谢。

韩 松

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

目 录

- 1 冷战与信使
- 18 宇宙墓碑
- 46 再生砖
- 95 柔术
- 165 美女狩猎指南
- 272 暗室
- 325 没有答案的航程
- 345 十环，或二〇三八年，北京四十二分钟

冷战与信使

铁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，于是，他开始努力回忆往事。

他躺着，看着反射镜把众星的景色摄入。他以为那是梦幻。

他想象与他的女人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。

那时候所有的行星都还在冷战呢，他回忆到，僵死的心中荡起一丝转瞬即逝的兴奋。

初识她时，他以为她是瓦刚星人。但后来发现她是地球人，他便与她偷偷开始了来往。

那时候结交一个姑娘并不容易。搞不好要判七年徒刑。

铁鸟苦闷的是，尽管他对她殷勤备至，但她却若即若离，关键问题上老回避。

后来女人告诉他，她已经有了一个相好。

“你应该早说。他是干什么的？”铁鸟装着大度的样子，吃吃笑着说。

“他在一个保密单位工作。”

“还保密单位呢。保什么密呀？说给我听听。”

但那姑娘转言其他。

铁鸟回忆到，他当时愤而决定和她断绝来往。但过了三个巴纳德星日，他熬不住，便又去找她。

他仍然醋意地想着那人。

“他常来看你吗？”他想忍住不涉及这个问题，但不知怎么的，话脱口而出。

“不。他经常出差。”

她想了一下才说，一边漫不经心望了一下反射镜。那时候太空中刚装第三个反射镜。

没有人知道反射镜是干什么用的，人们为什么要装它们。

它们悬挂在空中，像一个个问号。有时铁鸟想象，它们是一具具上吊的僵尸。

生命恍惚便是这样，他想。

“怪不得我从来没见过他。”铁鸟说。

“不过他快回来了。”

她对铁鸟诡黠地眨眨眼。他觉得她的样子可爱也可恨。他笑不出来。

几天后他再去找她，她都不在。他想是“他”出差回来了。又过了痛苦的几天，他才见着她。她流光溢彩的目光中有一丝忧郁。

“是他回来了吧？”铁鸟装作不经意地问。

“回来了，又走了。”

“他们出差挺频繁的啊。哪像我这种人，整天无所事事。”

“下次他一回来，我们就准备结婚。”

铁鸟愣了一下。她看着他，哧地笑起来。

“妹夫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总不能保密一辈子呐。”

他酸酸地开着玩笑，希望最后给她留下一个好印象。

他已决定真的不再去找她。

她犹豫一下，说：“他是信使。”

铁鸟这样等级的人是没有见过信使的。

信使仅来往于笼罩在强力防护网下的深宅大院。

他们有着永远年轻的面孔，更重要的，他们可以在众星间驰骋。

而一般的人，是被禁止境外旅行的。

信使的介入使铁鸟感到了威胁。

冷战时代的信使是多么神秘而不可接近的人物啊。在这个坐在隐蔽室中就能凭借技术洞悉天下事物的宇宙里，信使保留着各大星系最后一点秘密。

处于冷战状态的各个星球都有自己的信使组织。他们是秘密信息的携带者。目前没有一种技术手段能保证信息不被窃密。但是信使使用的是原始的人力，超越了技术的局限。

信使也有可能被敌方捕获。但是藏在信使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结构中的密件很难窃取。信使的存在，使通过时空“晶格”传输信息的被窃密几率下降了二十七个百分点。

尽管铁鸟听说女人的相好是信使，他仍然没有真的断绝与她的来往。

他继续鼓起勇气去找她。奇怪的是，话一说破，他们的关系反倒比以前随和了。聊起她的相好来，他也不再那么如临大敌。

“你担心他的安全吗？”一次他问她。

“他对各个星球利益对立的情况了如指掌。他知道随机应变。”

铁鸟对这一点略有所闻。其实信使很少出事。何况他们出行时还有“神武工蜂”护驾。因此他很失望。

不过，这时她眉心掠过的一丝不安让他捕捉到了。

“我最担心的倒不是他的安全问题。”她望着天空出神地说。这时一组夜行飞船掠过反射镜下明亮的天空。四周溅出鲜花的恶臭。

“那是什么呢？”

“所有的信使都乘坐近光速飞船出差。天上三天，人间三十年哪。”

铁鸟于是知道了，她为什么叹气。不过，其实他早猜想到了这一点。但他故意要她先说出来。

“所以每次他走，你都为这个哀伤？”他不无醋意，又不无恶意地说。公园的旷野中，一群地球人正在埋葬死者。

“如果是近地空间还好一点。他转瞬可回。但是……”

“当然了，我猜他还没出过远差吧。”

“你说对了。最远的一次也就是上次。他去给‘特区’空间站送信。从我的立场看，共花了十五个巴纳德星日，对于他来说，不过几分钟。”

“但这可以忍受。他事先都要告诉你他的去向吧？”

“他从不告诉我去哪里。这是他们铁的纪律。”

“我教你一个办法。下次他走时，你可以从他的眼神是否忧伤看出。如果他感到无所谓，那么表明他去得不是很远。如果他很忧伤，则他可能对这次离别后多久才能重返没有信心。这还可以看出他是否真的爱你。”说最后一句话时，铁鸟有意加重了语气。

女人哀怨地看着铁鸟。

“你为什么还不离开我？”她问。

他心里一震，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这时，他们脑中的芯片传来探测器的轰鸣。瓦刚星人的搜索车正在远处树梢上跳跃。人群的奔跑和喘息声膨胀起来。他们也开始快跑。

从此铁鸟有了打听信使活动规律的癖好，尤其是他们在婚姻恋爱方面的一般行为规范，尽管信使的存在使他顾影自怜。

他的发现不多，但也足使他兴奋而惶惑。原来，信使很少在所谓恋爱和婚姻问题上忧伤。由于他们乘近光速飞船旅行，因此，爱他们的女人便存在于时间的长河中。

铁鸟的师傅曾对幼年的铁鸟说：“情感的法则已转换为物理的法则。我要教你们的，是如何用克拉克公式做替换。”

但师傅补充说，在冷战时期，公式已失去意义。“你们只能谙熟于心，等待自由到来时再去使用。”

铁鸟当时无法理解这话的含义。

现在，他明白信使们如果在现时有失，仍可以在未来找到新欢。近光速飞船的存在使大多数信使都很薄情。

而铁鸟所爱的女人遭遇的信使是何种类型呢？

但愿我不知道，也许是永远不会知道。铁鸟苦恼地想。

时光如水。反射镜越建越多，把天空整个遮蔽了。最初追求的明亮，反而归于黯淡。

风景隐藏着平民们不知的目的性。

铁鸟和他的女友怀着不同的心情等待信使的重返。

“他”已离开一个巴纳德星月，也没有要回来的意思。他和她都

感到异样。但他们在交谈中都小心翼翼不提此事。

这种不安的氛围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两人的神经快陷于崩溃。

“你送别他的时候，他眼神中有异样吗？”最后铁鸟忍不住问。

“怎么说呢？我本来还想审视一下，可一朝他看，不知咋的就心惊肉跳，什么也顾不上了。”

“因此你这次还是不知他去哪里。但你有不祥预感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想他会很快回来。我们说好这次就结婚的。”

“如果他真去了远方，比如一去十年，你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从不想这种问题。”

可是，我应该替她设想一切后果，铁鸟想。如果那人真的一去十年，她能死等呀？那时她人老珠黄，“他”风华正茂。十年时间，对于信使来说，仅是短短一瞬。或者，空间与时间一经转换，距离之远使“他”根本就不能在她有生之年返回。没有时空做基础的爱情和婚姻还有什么意义？

她真傻。她最终会后悔，但那时就来不及了。

铁鸟想，他应该转弯抹角向她挑明。年轻女子总是爱冲动，结果耽误了一辈子。

他看到希望所在，便忘记了冷战正在威胁每个平民百姓的生存。铁鸟想他明天就要向她说清楚这个。也许凭此能感动她，也说不定呢。

次日，铁鸟来到她的隐蔽处。他没想到她竟然病了。看到她楚楚可怜的样子，他把想好的话咽了回去。

试管人都这么遇事迟疑。这是天生的。铁鸟想。

“要不，我帮你去打听他的消息？”铁鸟作自我牺牲状说。

“那多不好。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那你就去吧。问清楚他什么时候回来。”她注视着他，“谢谢你。”

我这辈子算是栽了。铁鸟想。试管人都这样。

他大义凛然道：“那好吧。我就去问一问。很快就给你回话。我想他是因为别的什么事耽误了。听说现在信使组织也在改革。他们取消了出远差的规矩。”

反射镜每隔一个后巴纳德星时便变更一次景色，阻滞一次病人们的思想。

铁鸟心灵感应到，在反射镜的阴影深处，这一刻有两个老人死去了。他们的配偶像“相思兽”一样伫立，无济于事流着眼泪。

自从有关爱情和婚姻的密码被植入脱氧核糖核酸后，冷战便开始了。铁鸟忽然忆起了这桩事。

他还记得，那次他是通过“晶格”进入信使驻地球总部分区网的。她的那个信使便是这里的宿主。

铁鸟托了好几层关系，才获得进入中心管道的许可。

他大模大样来到管道的一个端点，四肢颤抖着发出查询出差者的指令。

但是他立刻被拒绝了。他仅被允许与正在休假的二线信使交谈。这些信使当然都是我方的。

铁鸟便向他们打听她那个信使的情况。但是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“他”的名字或代号。

一个信使告诉他：“我们永远不与别的信使发生联系。你也许觉得

这不近情理，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。”

铁鸟始终没有查到他的情敌的信息。

这样便更增添了“他”的神秘。

但他打听到了更多的有关信使的一般情况。

比如，信使们大多是时间中的浪漫主义者。不要期望一次近光速旅行便能给他们造成感情上的伤害。他们是银河智慧圈中奇特的一族。铁鸟甚至怀疑他们不是试管繁殖的。

“如果一个信使深爱上了一个普通人怎么办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他陷入情网不能自拔。”一次他好奇地发出这样的询问。他有些害怕触犯禁忌。但是与他交谈的信使却并不在意。

“通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那样信使便亏大了。而信使是不会吃亏的。如果你看见他和一个普通女孩情真意切地约会，那肯定是信使一方在逢场作戏。”

“但是，信使也是人。万一发生了真正的爱情，他们会拒绝出远差吗？”

“真正的爱情？我还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。如果万一？万一出现这样的事，中心便会安排他立即长途旅行，再让他在他的相好将死未死时回来，让他看看原来人生如梦。”

“你们特意这样？”

铁鸟的心颤动了一下。他努力克制住自己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对方的容颜似乎在“晶格”中闪烁起来，便与一组象征夸克的慢波辐射一起消失了。

铁鸟希望在管道的漫游间遇上“他”。但他又害怕真的遇上。

另一次，他“见到”了一个刚从第七空间返回的信使。他在飞船

上度过了五天，而他的宿主星已过了三十八年。他这是第七次做这种旅行了。按他的宿主星纪年算来，他已经三百二十九岁，而他“看”上去不过二十出头。

“这是我这次在‘元’世纪认识的女朋友。我们认识不过刚一天。”他把一个女孩的形象以编码形式显示给铁鸟“看”。

“她真的很爱我。这你从脑波图像上可以看出。”

铁鸟沉默地“观看”了一会。女孩海绵一样的脑波活生生蠕动着，刺激着他的人工性腺。

“当我在你面前，与你交谈的时候，她已经死去七年。你能想象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信使在继续炫耀那帧脑波图像。那个死去的女人的情感曲线，这时从海绵变成了一堆软体虫。

在冷战中，她这么去爱，付出了多大的勇气和代价啊。

但没有人会为铁鸟付出这样的勇气和代价。

铁鸟感到自己的身躯在空间的神秘中萎缩。他想着那个可以做他多少代祖先的信使和少女们亲热的情形。他想，自己是什么玩意儿？过往的烟云，过路的飞船，走向不落痕迹的终点。

他如何能真的面对“他”呢？这并非信心问题。

但我不应怯场，他想。

“真应该废除信使制度。你们通过时间霸占了多少善良的姑娘啊！”

铁鸟猛然发射出这样的念头，把自己也吓了一跳。

对方警惕地从远方“盯”着他。铁鸟听见信使说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”

铁鸟感到他站起来，正“审视”着他。铁鸟的几簇神经不可逆转

地缠绕起来。他头脑中的芯片发出尖厉的报警声。

“口令！”忽然传来对方的大叫。

“北戴河！”

“畅春园。”信使答了回令。

“以冷战的名义，把你的遗传密码附加传过来给我看看。”

铁鸟乖乖地照他说的做了。他“看”了后传还给他。

“杂种。”他说。气氛才缓和下来。

铁鸟心里反复念叨：让时间快些结束吧！

“几千年来都流传着信息共享的神话。但谁都知道，共享没有最终实现。到了信息共享的那一天，银河系也就该崩溃了。你的师傅没教过你？”

铁鸟缓缓摇头，几乎看不出来。

“冷战仍在继续……”信使换了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对铁鸟解释。

“谁是最可爱的人？信使是最可爱的人！”铁鸟呐喊起来，把流行的语录背诵了一遍。

他知道自己能平安地抽身回来很不易。

沿途铁鸟看见瓦刚星人古怪的车辆悬挂在树梢上栖息，像一片片成熟的果实。

他曾为此垂涎欲滴。但一刹那，收获的喜悦会随着昼夜更替的风暴而消失。船儿像鸟群一样遁迹在地平线外。

他困顿地坐在她的身边，不着一语。她似乎猜到什么，也没有问。

直到反射镜把又一重光斑插入他们之间，两人才吃了一惊，如同